



《觉醒年代》剧照。

火种藏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提起建党时刻，往往先想到1921年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的会议。但在我的创作认知中,建党题材作品的核心使命,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何出发。以往不少影视剧只聚焦党的一大,直接跳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之间6年层层递进的思想酝酿阶段,其实,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三者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只有完整铺陈这段求索历程,观众才能真正读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与人民共同作出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补足的叙事空白。

如今看来,《觉醒年代》播出后,有5组画面长久沉淀在观众集体记忆之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海河相约建党宣誓,是全剧立意核心,直面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时代之问;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围绕“主义与问题”展开辩论,完整还原当年关键思想交锋,至今仍是诸多思政课堂常用学习素材;第三组是北大新旧学派百家争鸣,辜鸿铭娓娓阐释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鲁迅执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民国文人救国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一同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

言》,不惧抓捕挺身入狱,尽显革命先驱不畏强权的斗争底色;第五组便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二人走向刑场交叉剪辑的画面,一边是满怀理想奔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水、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名场面,触发全网产生海量二次创作内容,每到清明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希望观众透过影像读懂“初心”二字的千钧重量。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以坐拥安稳优渥的生活,却主动扎根底层投身革命,初衷就是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够堂堂正正像人一样活着。《觉醒年代》从2014年萌生创作想法到2020年完成成片,前后历时近6年,剧本累计修改9次,全程秉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创作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给我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令我感触很深。我由衷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牢牢记住那些舍身求索、为国捐躯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与不屈的坚守指引自己一路前行。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里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镜头——脸上、身上都是酷刑留下的血痕,却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踩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20多斤重的镣铐压身,那份真切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触摸到烈士当年承受的苦难。这段戏还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求索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用一个回头、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

剧集播出后这些年,最让我感慨的是,很多观众在线下一眼认出我,喊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的角色的最高认可。还有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观众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到陈延年已经走进许多人心。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自发前往安徽合肥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很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下“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

考作文,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以他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说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还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给自己立下“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坚守终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29岁使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有着那个年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张晚意在《觉醒年代》中饰演陈延年。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影像不断迭代,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与审美表达,串联起大众的党史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能清晰地看见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有较强的文献性,中规中矩地用影像重现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留存了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比如周恩来“伍豪”的化名来自抽签抽中的“5号”。到《建党伟业》,把叙事时间线



《建党伟业》海报。

用镜头重温建党时刻

多年来,一批影视作品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创作主题,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场景。

建党105周年之际,本报邀请部分主创和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围绕影视作品中的建党时刻,共同回望经典场景,讲述创作故事,探寻这些作品何以持久打动观众。

——编者



《1921》剧照。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起,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尝试从中总结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到《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发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新的可能性,而且有意地引入悬疑等类型要素,提升观赏性。更重要的,则是主创立足当代思想和审美,构建更复杂的历史现场,塑造更生动的历史人物,还充分运用最新的影视艺术技巧,创造性地拓展艺术构想及艺术呈现。比如《1921》中毛泽东在上海外滩的奔跑、《觉醒年代》中大量诗性写意的段落,都使作品耳目一新。

相较于理论性强、专业门槛高的党史文字著作,影视作品拥有不可替代的大众传播价值。影视作品有故事、人物、情境、冲突,更具观赏性、感染力。近年来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成功,一方面有赖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

观众爱国主义情感、家国情怀的普遍高涨,另一方面优质建党题材作品又进一步强化了时代情绪以及社会心理与影视作品的共鸣,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想要打造具备强烈现场感的建党镜头,创作者要从海量史料中挖掘内容,不能只依赖二手资料,必须深挖原始档案等一手素材,再结合合理艺术想象融入人物塑造、戏剧建构。比如《1921》里毛泽东与李达在上海相聚,将建党比作“新公司开张”,这句表述就是来自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信。

今天,如果只推荐一段最具现场感、完成度最高的建党影视场景,我会选择《觉醒年代》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段落。这是该剧的全剧核心收束、戏剧高潮与价值顶点。完整回应整部剧的时代之问:民众觉醒之后该如何救国?答案便是建立全新政党。镜头里两人下车望见天地晦暗、遍地流民,悲恸落泪立下建党誓言。段落兼具写实与写意,台词、摄影、配乐、剪辑浑然一体。这段海河立誓的戏份,将整部剧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影视作品中华经典的建党时刻缩影。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1921》剧照。

本版配图均为资料图片

在黑暗中划亮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的毛泽东饰演者)



王仁君在《问苍茫》中饰演毛泽东。

迄今,我有幸5次在影视作品中饰演青年毛泽东,横跨建党前夜到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是褪去伟人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过程;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走向“化入骨血”。

拍《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求索救国道路的急切,塑造长于思辨、目光如炬、周身透着书生意气的形象。到《问苍茫》,转而沉入扎根乡土的日常。为演好犁地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手脚沾满泥土,带有劳作的痕迹。待到《浴血荣光》,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内部分歧,在争论中淬炼更坚韧的团结。他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论,深夜辗转难眠。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附上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回,没有更多言语,却藏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也要学会与同志争论之后依然并肩,在分歧之中守住情义,革命路上既需要激情和锋芒,更需要同路人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难的戏份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无声留白的瞬间。《问苍茫》里有一幕,他伏案写作许久,抬眼望向窗外,眼底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是一个在长夜里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属于个体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最难拿捏分寸之处。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最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辩救国主义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叩问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反差。他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行军途中对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 曠(《1921》编剧)

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观众早已熟知,想要持续抓住观众、带来全新触动,答案藏在“过程”里,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偶然、犹豫、险境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把教科书上一句简短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时刻的真实处境。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怎么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有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3个可影视化的维度。若只能选一个表达入口,我认为是一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结,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便能跟随角色读懂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

年,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和如今的年轻人具有“年龄共振”的天然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戏份:他目睹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样子,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有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进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底色。类型化手法只是表达工具,不能用来扭曲或篡改历史。比如可以用谍战、悬疑元素放大租界开会的紧张感,却不能为了好看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少生活化细节,宏大主题就像一座只有钢筋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里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产自日本,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也暗喻“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重量。

想把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长久留存的影视场景,需要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动作:嘉兴南湖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避险——具象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修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用想象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知悉历史边界,再在边界之内创造,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